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二希堂文集卷七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周鋐

謄録監生臣趙全簡

二希堂文集卷七

禮部侍郎蔡世遠撰

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論

有才貴乎無才貴乎無才而齷齪卑瑣碌碌焉守兎園以終其身過物而不能知登高而不能賦斯亦士君子之恥也然吾以為有才而自恃又不如無才之善伊川先生以有高才能文章為三不幸正謂此也昔者三代

欽定四庫全書

之取士也以鄉三物教萬民鄉老及鄉大夫考其德行道藝獻賢能之書於王取實行而不在文章西漢以孝廉取士東京四科魏晉九品皆重行誼至隋建進士科唐又分為明經進士二科自是而後則非文學詞章罕得進矣節比由夷行同曾史者多屈處於下而不能知而一字之奇一韻之巧馳騁於詞壇取高官顯名於天下嗚呼三代以下所以多輕薄浮華之士也夫樹木者以植根為上立品者以務實為貴才名過盛而矜已傲

物非大成之器也恃其所有而攀緣趨附輕於一試尤
喪檢辱身之士也昔者禰正平孔北海恃才而死王粲
陳琳以才故卒為曹操用識者兩有譏焉唐初四傑果
如裴行儉之言江東二陸終於非命才之累人一至此
哉其餘若孟堅之附於竇氏中郎之屈於董氏也歆之
用於莽也劉柳之與八司馬之列也之數子者皆才高
天下學冠一世卒以負才欲試與非其人使千載以下
論古者猶有遺憾所謂雄雞不能斷其尾而參天蔽日

之材且纆絆於野蔾刺蔓以自累也然吾謂伊川先生其有激而言歟當時王介甫以盛名致宰相位新法行為有宋亂首而民不聊生其子王雱警敏絶人文章達於帝閫竟夭其身且蘇氏兄弟亦以文章顯者卒與呂陶等分為蜀黨與朱公庭賈易等互相掊擊此皆伊川先生所身歷者故其時日與邵堯夫張横渠諸人剖抉性命之精以復性明善為要以近裏著己為功上以接孔孟之傳下以開考亭之緒使士知所重者在此不在

彼也至於文章與實學並足稱者此又不可以概論

漳志丘墓後論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人沒矣稱其名猶志其墓者何墓以人傳也死如周忠愍黄忠烈傳矣賤如陳布衣蔡鶴峰傳矣微如阮氏婦蔡步卒傳矣當明祚之終從黄忠烈死者四人後人表其墓而出之而死於靖難之六生竟不詳其葬所斯亦憾事也嗚呼石獸石人所以顯墓非所以傳墓也富貴而名磨滅况於墓乎

漳志宫廟後論

廟祀之大者有司春秋致祭百世不祧余既載之祀典矣玆之紀也何居漢壽亭侯正氣凜然千秋為烈郡邑各有廟有司朔望謁焉東嶽行宫雖非郡縣所宜祀然相沿已久天妃之神海艦蛟宫奉以休咎故屬縣亦多有其餘名義不必盡正存其名所以留其蹟也夫神降於莘左氏記之渭陽汾陰綱目雖譏而必錄況有不盡然者乎

李立侯字說 立侯後改名清植

安溪先生之孫曰清名者年二十有一矣以庚寅四月二日既冠冠之日先生命世遠為賓世遠以師之命固辭不獲也古禮有賓字冠者之文先生又命字之並作字說世遠又以師之命固辭不獲也謹按其名字之曰立侯而為說以貽之孔子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古之所謂顯親揚名者舍立身行道奚以焉叔孫穆叔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

立言此之謂三不朽夫所謂不朽者名也而欲名之不朽則必自立德立功立言致之今吾子既以名名其名則所以自立者宜何如耶抑又聞之君子之學立志居敬致知踐行盡之數者之功並用則可以至於聖賢無難而要必以立志為之基人苟名節盡喪加以習染既深年力衰邁斯一旦卓然自立為難耳不然者昨日為鄉人今日欲為聖人惟狂克念即可以作聖矣况吾子年方弱冠氣質清明朝夕親承吾師之教家學之茂超

出羣倫循而不息豈可量哉孟子曰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此立志之說也張子曰學者當以立志為先不為異端惑不為文采炫不為功利汩此立志之謂也吾子勉之此志一立則凡所讀之書皆近裏著已也所行之事皆若有規矩準繩在前不知其所以然而自化也世遠不敏竊謂孔子之所謂立身行道穆叔之所謂立德立功立言者要皆自立志始於以馴致其功揚其名而垂之不朽

夫孰能禦之世逺年幾三十回思既冠之日殆將十年學殖就荒此志終恐頽墮委靡而不能自克何足為吾子告者然所言者固亦素所聞於師之說而非依稀影響之論願吾子之無以人而廢言也

上沈心齋先生書

六月啟行聞在建寧停驂甚久想入朝報命當在八九月之交也世逺以駑劣之才置齋一年親承提命懇懇然裁其過而勉其不及自謂所得者多非

徒文章一事昔宋景濂四持文衡好接引後學士之近之者謂如大寒加重裘盛暑濯清風四方得見者誇於人以為幸世遠僻處窮陬才不逮志然振衣濯足固不自安於培塿溝瀆也禮闈被放歸宿於三山署中臨行告世遠曰汝今歸矣凡人之役役於利者我知汝無是也而近於義者不可激也偶得一第便自偃蹇廢棄我又知無是也恐溺於古荒舉子之業不可為也竊念斯言切中膏肓但今則更有愧者世遠自少不以治生為

急稍有長物則蓄參苓以為養親之資其餘購古書供朝夕玩習非敢效原憲之金石歌聲張嘉貞之不治産業良以貧富有命非可力爭且君子志其遠者大者無暇瑣瑣及也今自北上歸來恐負王曾之志即臥豪推車自信不至役役於利然欲如曩時之廓落自豪不可得也此其對先生之言而自愧者也蘇子瞻兄弟年未二十長於應試制策古文尤雄偉俊拔歐陽公未第時不敢讀昌黎之文惟取當時所號為時文如楊劉者讀

之世遠凡才末學鹿鹿魚魚亦嘗剽竊經史之緒餘以形之筆墨居恒每羨蘇氏之才而尤以歐公之言自戒若曰以彼其才當未第時猶不敢分心於古如此況我輩哉然亦時激昂慷慨謂士子讀聖賢書不發抗首揚眉窮古極今以自附於作者之林倘終身不得一第其將默默守此以終耶吾儕聰明才力遠不逮古人待其將老而圖之復何望哉今抵家已五閱月碌碌無就令君陳莘學先生嘗授以有韻之文而衆緒難祛作輟互

乘中夜自思恐流為浮休恂愁刻鵠屠龍而後止所荒者豈但制舉之業已哉此又其對先生之言而自愧者也伏惟先生去欲以誠求仁以恕自視學以來閩中人士至今猶寝食歌思不置天下之人思欲出其門而不可得世逺顧獨蒙知遇拙工遊匠石之門駑蹇遨孫陽之顧敢不痛自刻責以庶幾無玷門牆哉戊子公車擬欲先期亟來受教但進止必待爾時方能自决家君托如天之庇司鐸羅源藍玉霖近在省城精進有加世逺

再拜

與李世賁書

曩在都門聚首談心幾於一載受益良多每思足下學富才博凡有所著操筆立就求之近今蓋其難之非獨閩中翹楚也闊別以來未有進境所幸者日親吾師之教以為儀型而已方今德位俱隆學問精深廣大為天下師者斷推吾師一人而子孫弟姪輩窮經力學作止言動之間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亦無有過者昔有宋諸

儒更倡迭興道學之盛千古未有然其生平相與服習
講論者大半皆其及門至於家學累世相承推文定胡
氏文節蔡氏為最令吾師之學與文定文節淺深非後
學所敢輕議然頗足下兄弟之以明仲九峯諸賢自處
也方今天下學者以記誦詞章為止境以科名爵位為
可畢一生能事夫記誦詞章君子豈非是而不貴要其
讀書時精神心力專在於此則其所就亦止此矣吾聞
二程之學以聖人為必可學而至而已必欲學而至於

聖人又胡敬齋云明道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學者亦不可無此志學者有志氣豈為狂妄自喜哉要其加功用力之始專在讀書若讀一書而近裏著已以身體之以心契之雖未知果能力行與否然方其開卷繹誦時誰無激勵與愧恥之心激勵愧恥之心日進不已則力行而至於古人之塗徑也抑又聞之所貴於科名爵位者謂其可以見一生之品節經濟不至泯沒以終耳是故方其始得之也有以得父母一日之歡心及其既也

可以盡展生平之所學世間有薄科名爵位而不屑者君子以為矯然使其志趣意向專在於此則其鄙陋齷齪亦已甚矣古來官至宰相尚書為人所鄙棄不道及姓字不留者何限方其生時便已闇汶無光况其已死與草木同朽久矣世遠自年十二三時涉獵經史諸書便講氣節喜作古文談經濟與二三朋友相砥礪者大都致辨於義利之關而敦篤於倫理之際丁亥戊子從儀封張先生遊校修先儒之書覺所見又復開闊然才

質淺陋學問粗疎自顧生平愧心之事尚多拘牽於氣
禀惑溺於習俗而不能自免甚矣克己之難也兹在京
邸𠘧守一官名為出仕實則書生名為散僚實則
聖天子所以培養人才之地其敢重自廢棄以貽吾黨
之羞竊不自量其力之所至欲與諸兄修明吾師之學
以垂之無窮更望遠賜手書互相勸勉不至如吾前所
云云者而躬自蹈之也士大夫恥言風化惡談道學即
有心知其如此而懼人之非笑之若𡡉昧之事不堪以

對人者然嗚呼使人人懼人之非笑而不敢以見之躬發之口天下風氣亦安知其所終哉邸寓無聊提筆書之不覺遂肆其狂論如此不宣

與浙江黄撫軍請開米禁書

竊聞王政無遏糴之文救荒有移粟之例泉漳二府早饑歷八月於兹矣入夏以來米石二兩餘至三兩不止人食草木之葉饑民奪食道路壅塞此固本處饑荒使然亦緣今歲江浙海禁森嚴米船莫至故坐困至此也

福建之米原不足以供福建之食雖豐年多取資於江浙亦猶江浙之米原不足以供江浙之食雖豐年必仰給於湖廣數十年來大都湖廣之米輳集於蘇郡之楓橋而楓橋之米間由上海乍浦以往福建故歲雖頻侵而米價不騰自海禁一嚴而民始無望矣今本省將軍

祖公有泉漳被災百姓驚慌之奏制府梁公有借帑各省買米之請恭進

皇上聖德覃敷大沛恩膏以總督請買米數甚少特將

明年漕米截留三十萬石立遣大臣會同督撫提鎮運至狼山乍浦航海以至泉漳賑濟泉漳之人如慶更生但賑濟之米尚須時日而餓殍難緩須臾世遠漳人也奉

旨假歸羇旅中途一應諸事不敢與聞獨於家鄉之困急難以坐視因廣為借貸并招募漳人買米數千石計船八九隻順風七八日可至泉漳平其價而糶之本錢工費之外不溢一毫在江浙今歲豐稔多此數千石之

米無加絲毫在泉漳即可活數十萬之民命且泉漳之人或有倉積居奇者知米船有至必爭先發糶民心自定矣夫禁口以平地方之米價以防奸人之出沒此莫大之政事也而弛禁以救鄰封之急難以解萬姓之倒懸亦不言之美利也况今煌煌明詔炳如日星旣截留漕米三十萬出海以賑濟泉漳豈反禁泉漳之人自買不許其出口耶且制府借帑各省買米之請

皇上猶以為少使知泉漳之人自帶出口以甦家鄉應亦稍寬

宵旰必無阻而抑之之理但明公已開明禁而關津守吏猶循舊格伏乞據呈批照飭下浦關津放行毋得攔阻民自移粟明公因而利之上體

皇仁下活民命無損於江浙而大有造於福建知明公仁心為質固無俟世遠之激切呼籲然區區末議更望

電察而留神焉閩邦幸甚

復儀封張先生書

世遠稽顙再拜言先君受知最深易簀之時猶惓懷先生不置今不遠數千里辱賜誄辭重以手書所以褒揚先君期望世遠者甚至世遠雖不肖敢不淵氷自凛以庶幾不墜先訓無負大賢之期許哉通閲邸報知復任江蘇天子明聖無微不彰益信吾道之可為海内正人君子誰不伸眉吐氣思自奮於清時也此事在先生止求其

理之當心之安置得失利害於不顧而在世遠則有操券而得者前書所謂公論足憑

聖明足恃及今覯之百不爽一葢天下事以為難則無所不難即世遠家居亦有難者迂守成性不合時宜或指為異物而忌之未可知也即有從而忠敗之未可知也拙則或疑其矯貧則或哂其陋不輕受人之惠則或疑其亢不能廣交結趨威勢則或訝其碌碌無足取人敬畏嗚呼此世遠所謂難也初旋里時竊不自揆欲以

正學正論生平所聞於父師者與漳人互相劘切旣亦自知其有難也敢相規勸者不過同志數人而已又退而修之一族為家規十六條懸之祖廟皆敬宗收族簡便易行者而一二賢智者流猶不能無異議行之至今而後帖然嗚呼難矣當吾道益孤之日而欲以滄海一粟之夫愚不識時妄自位置招尤取忌固其所也然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本末質之聖賢盟之屋漏遠則播之天下久則傳之千秋豈拘拘以眼前毁譽榮辱得失介

意哉古人有言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世遠非敢然也然自從學先生以來自揣稍有歸宿官翰林二年得與名師益友遊愧懼方深其敢以難自諉哉去歲在書院進遊廣平胡五峯陳北溪黄勉齋蔡虚齋陳剩夫六先生主於東廳益六先生皆閩儒最純未從祀廟廷既補祀典之闕且杜寓公之漸書籍器用各經紀使無散佚之患鼇峰書院志編次尚未成書第二卷乃新刊書目并各集序文共有二册世遠已先訂付梓囑洪廣

文刻成寄上書目中添魏蔚州先生集益

本朝人物之有定論者魏蔚州湯潛菴陸平湖三先生也三先生集世遠皆嘗讀而精思之篤學力行三先生所同而規模氣量要當以蔚州先生為最先生奏疏無慮數十皆有關係端教化一疏所以厚風俗也申明憲綱一疏所以肅官常也科場學政諸疏所以嚴始進絶弊竇也舉十賢一疏得以人事君之義至其辭新命之尚書處總憲之原職慨然以肅風紀自任此皆古大臣

之風近今有不敢行者嗚呼蔚州先生而在雖執鞭所
欣慕焉先生於湯陸二先生書悉已付梓望取魏集重
刋之成人材而裨後學不少也方今先生之道不為不
行名不為不著
皇上之知遇不為不深百姓之愛戴頌揚本之中心而
達之當宁者不為不多且衆而天下之責望益將復刻
且備世遠近復臺灣陳觀察眉川書云士子登籍入官
特患不能自克其私自克其私又患不能本所學以措

之事業臺灣僻處海外得大賢居監司之任正已率物使屬員潔已以承罔有奸貪之蔽百姓實被吾澤罔有不率之隱明聰四達綜理必周耿耿鄙衷實有厚望此言非敢有以規眉川然非眉川世遠固不以陳斯言也今之述之者非敢有求進於先生也此皆先生平日蘊之中而裕之外者然此乃堯舜猶病之心也七郡之官箴南國之待澤先生此心亦何嘗須臾自寬假哉則謂世遠之以此言進於先生亦無不可也宋名臣言行錄

已刻成否世逺嘗欲與伊洛淵源錄合為一集而刋布之益先儒語錄見之言論此則施之實事尤足令人興起今淵源錄已刻成此書似不可後先君葬事春季已畢貧不能備禮勉竭心力抱恨良多墓志得先生一言以光泉壤感且不朽世逺再拜

與滿大中丞論書院事宜書

古之所謂大臣者居殿陛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以天下為憂樂及其擁旌旄節鉞開府於外清操勵世正

已率物凡地方之利弊官司之賢否奸胥蠹役豪猾之病民考察既周勸懲並用張弛悉宜又汲汲焉以學校之興廢人材之盛衰大道之顯晦為已憂擇學問優長才品良逸者萃之於學使夫造道之方修已治人之要悉裕於胸中為國家收得人之效夫如是故功著一時名垂千載史冊所傳豈不偉哉昔朱子知南康軍史稱其懇惻愛民如子興利除害惟恐不及尤以厚人倫美教化為首務數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書

院遺址奏復其舊每休沐輒一至誨誘不倦風教大行夫朱子南康之政何利不興何害不除而尤必諄諄以興學為事者葢以學術之明倫理之修下關風俗上裨朝廷近者效行於一方一時遠者功及於天下後世自朱子興白鹿洞後宋季以及有明氣節儒林推江右獨盛嗚呼其所留貽者遠矣執事品望素著於朝端自掌成均歷閣部時天下想望丰采久矣下車以來實心任事大憝之去如木斯拔世遠遠隔漳江心焉慕之邇者

躬造三山晉謁左右愛國憂民藹然惻然且欲振興書院加意人才有正誼明道之思抑浮名近利之士此真古大臣之所為而有慕於朱子白鹿洞之風規也退而喜也為之不寐伏念鼇峰書院建於儀封張先生名材萃聚先君嘗主其事世遠亦與講席之末其經營措置以及刊布諸書竊有微勞恐遂就荒常懷耿耿幸得名賢經理其閒大道將興斯文起色遂留滯月餘與廣文洪奕懿諸生林正青等經紀其書籍器用俾有條理計

書院所刻之書有五十五種今存者每種尚有數十部藏書有四百六十餘部為分其經史子集以便檢閱而防其散亂椅桌各八九十牀榻四十餘他物備具足以待來學者為補其破壞而貯之定所整頓頗定而後告歸留以待大賢之經畫也夫人才實難要在養成而激勵之擇之不可不嚴防之不可過慎擇之不嚴則毀方躁進者緣飾以入而潔清自好敦古飭行之士反恥共事其中防之過慎則有志之士豈其不能閉戶家修何

苦以其身為隄防之具哉執事振厲盛心規模自有素定然大要或得之觀風之試或得之詢問之餘知其人者行令郡縣資送未得其人者行令郡縣薦送敦本行勵正學明體適用者上也博洽能文者次也工於時文者又其次也九府一州先後而集執事定為規條頒其程式或策之以詩古文或課之時藝或所修何書所講何業總其大綱而品定之又於政事之暇躬至書院集諸生告以讀書之要義利之防耳提而面命之其有不

激勸而恐後者寡矣夫君子之德風也以誠感者必以誠應曩者秋深不雨執事已饑在念遣官往視民田未祈禱而甘霖已沛矣誠所感也况興教勸學之事風聲足以樹之誠意足以孚之條約足以正之居高而呼其效自速吾聞之明珠之光固不在櫝而美櫝可為珠重良工之勤不必在肆而居肆實為工用今萃九府一州之士多其書籍聚其友朋使之博古而通今相與長善而救失雖其後未必悉底於成要必有一二人二三人

者出焉此一二人二三人者烏可少也哉漢之仲舒賈誼此二人者已足為漢重矣唐之昌黎陸贄此二人者已足為唐重矣宋之韓范歐陽此三人者已足為宋重矣今世之士所謂仲舒賈誼昌黎陸贄韓范歐陽者豈無其人無亦鬱而不宣隱而不見抑亦陶而未成歟欽惟我

皇上天縱聖神崇儒重道

御製訓飭士子文頒之學宮使士先品行而後文章又

尊崇朱子刋其書隆其祀以昭示天下天下靡然向風此間定有應運而興者非賢當事振作而翼成之而誰耶抑更有陳者會城有兩書院一為共學一為鼇峰共學者課文之書院也鼇峰者講學修書之書院也各有租税之入以給諸生此二年共學無人經紀而按籍可稽但揭兩書院碑文核令徵收以充公用不須别有措置或覼風所得之士有未深悉其素者且進之共學中然後超而選之鼇峰略有上下庠之别微示鼓勵是兩

者雖分而實合也夫移風易俗修舉教化非俗吏之所能為俗吏以此為迂而大賢以此為先務儀封先生創而興之於前執事擴而大之於後海濱鄒魯其復興乎世遠荒陋鄙儒於道未有所聞不敢謂知學者然自揣生平立身行已之方文章經濟之大亦嘗有志於斯矣非執事不敢發此言也昔有人攜指南車以適路者遠近險阻動與意會而樵夫牧豎見之猶曰左左右右而攜指南車者不厭其聒耳謂其意之無他也今執事宏

才偉望攜指南車者也而世遠猶以此進者則樵夫牧豎之嘵嘵也伏惟恕其狂妄而不厭其聒耳也則幸甚外附舉所知者數人有慎無濫以備採擇不宣

與陳滄洲總河書

都門握别示我詩歌餞我别酒意緒惓惓回思離索不覺七年伏念明公以百折不回之氣特膺

聖眷為天下開府之首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豈偶然哉韓昌黎詩云中朝大官老於事豈肯感激徒姢婀

此為全無氣骨者言之也諺曰適百里者半九十里此言始易而終難也班孟堅載匡張孔馬取以合傳賛語謂其服儒衣冠傳先生語然皆持祿保位而已唐蕭至忠元微之其始非不卓然直節綽有名譽後不免依附以就功名卒之功名不可就徒貽末路之譏由斯以言難乎不難明公蘊蓄宏深道力素定兩為郡守為民請命屢遷大吏實政入於閭閻名譽馳於四表茲又𫎇特達之知出總河政下車伊始規模宏遠其綜核名實

調遣得宜者固不待言即如觧捐輸之任不欲以利權自浼也效力人員赴𧜟自擇不避嫌疑以圖實效也薦賢一疏上為國下為民明公自負與古大臣何若也世遠竊觀大臣之有名績者漢有鄴留魏丙諸葛公唐有魏鄭公宋廣平陸宣公宋有韓范司馬李忠定明公自負與數十人者何若也治術闗於學術經濟通於性命大臣以身任事必有公清之操有愷惻之懷有明通之識有强毅之概有儆懼之心無公清之操則不免有寵

利之疚矣無愷惻之懷則不能有納溝之恥矣無明通之識則膠執而鮮通矣無強毅之槩則雖知其然發之不勇守之不固矣無儆懼之心則自信太過禍且隨之矣世之號為明通者往往不能自勝其私而委蛇展轉流於不肖之歸其公清自矢者又不能明通強毅以臻於明體達用之學彼夫已氏者見其一二事之不甚曉練斷決則嗤之曰使我為之當不如此也偶辦一事斷一疑則又以驕之曰使其為之必不能此也嗚呼其本

已失尚得以驕於此乎此不失為君子彼終成為小人君子之所全者大小人之所壊者多何得以語於此也然亦此之不能明通强毅以臻於極也今明公於數者實能兼之可以闗夫夫之口然明公意中必不自以為能兼也不自以為能兼者正吾所謂儆懼之心也儆懼之心非畏葸也其氣彌剛其心彌小易之所謂乾乾詩之所謂翼翼書之所謂孜孜也由是而竭情盡慎使五者各臻於極則明公信可以當古大臣之稱而無疑矣

契闊七載適佘田生學丈赴任之便附訊輿居不覺其詞之長如此伏惟諒我而教我焉不宣

與李瀛洲布政書

曩在京師時聞在朝諸臣論天下人才交口執事不置安溪先生嘗告世遠曰此人清而不至於矯且刻正而不近於迂所至之地必以興教勸學為務葢其性之所樂也世世遠聞而心識之謂此真一代之偉人矣夫古今以來不過數十人此數十人者分生於數十百年而不

為少天下之大無過數人此數人者分布於四海九州而不為不多嗚呼人才實難君子亦為其難者而已庚寅秋世遠給假回閩過平江見儀封張先生言執事於儀封儀封亦言執事於世遠今春聞執事晉藩於閩下車初政如禁里派行紙皂等事皆實有利於民閒文告所頒愷惻之言足以動人金石之堅信不可易薛文清有言曰立法貴在必行法立而不行則法為虛文適足以啟下人之玩而已今執事之法使州縣能守此而奉

行之吏擇其不率者而重劊之閩人之福可勝旣乎且夫方伯者監司之首也凡計典之重輕平時之黜陟皆方伯首列其名而司其責故於屬員之賢否民生之利弊訪問必周考察必詳然後可以稱監司之首而無愧竊見今之居官者但以為吾主錢穀而已其他若不聞知夫平日旣不聞知而重輕黜陟之法乃首列其名而司其責謂之非曠官不可得也今執事獨諄諄以察吏安民為心以此稱監司之首而無愧矣世遠近以憂居

二三年來戸外之事原不與知然於閩中之利弊曩嘗竊聞其槩矣大都蠹役與健訟之徒最為民害蠹役朘民之膏中人以法至其驕横已極陵紳士如草芥竊謂此輩擇其甚者置之法風聲已動於九閩矣健訟者指無為有餙毫末之事以為滔天上官不知輒為聽理小民身家蕩散無餘是二者一省之内綦置星羅摘其尤者寧確無濫寧重無輕懲奸慝以安善良固仁政之先務也近又聞執事數至書院與諸生論學碑陰所載租

稅各按籍詳給夫今天下之以此爲迂也久矣曰此何關於政事不知學術明教化與則人才盛下以成其風俗上以資於廟朝政事之大孰過於此曩歲與瀟大中丞論書院事宜一書錄在别紙海濱芻蕘未必無可採者初冬服闋赴京道經省會承教當不遠也不宣

上儀封張先生書

世遠再拜吳門得侍左右爲程限所迫不得久親教益蒙先生專使送至宿遷又承贈書六種入舟繙閱繼以

熟思氣歛志肅恍如提命世遠兩世受知及門無與為比每念先生之所以待先君及先君之所以繫心先生者常至感泣悲不自勝猥以庸虛無所肖似先生終不以不材而棄之鏤心刻骨將何以自勵而自逭耶數載以來凡所以居家處世者往往不敢自同於俗非矯飾也中心實有不如是不得者至於修已治人之道古之賢人有終身學之未敢自信况世遠者烏足語此然自受教以來比之曩時頗有依據但未知措之於用其能

免於膠柱鼓瑟否耶伏念先生學術辨之毫釐清操勁節照耀古今江南之人皆曰先生以一人坐鎮於上萬姓安享於下此非虛語也世遠過揚州聞今春革落地稅惟聲載道由此推之居大位得專制於一方諸如此類尋究行之下江之福可勝既乎江蘇事務繁多所望徧察官箴洞悉民情明以周之斷以出之火耗則廉其重者究之奸猾則擇其尤者處之禁婦女之遊觀黜浮侈以從儉如是而吏民不悅服風俗不淳厚者未之有

也更有陳者自古仁人治獄皆以不株連及速結為上是故田叔之燒獄辭至今稱之龔遂治渤海但令持田器者即赦之唐太宗使崔仁師按獄青州孫伏伽議其多所平反仁師曰凡治獄當以仁恕為本豈可知其寃而不為伸耶自此矜全甚衆今揚州一獄海中一案伏望不株連而速結仁心之所及者宏矣江蘇為五方商人聚處之地稽查亦不必過於嚴瑣邇來間有煩言非不諒先生之竭誠盡慎體國愛民無纖毫之私也然君

子作事不令人諒而令人服不肯姑息苟且以狥一時之毀譽而尤必使下情畢達無纖悉幾微之不周故世遠謂米禁及船隻之事更當持之以寬德莫大焉世遠自受知以來未嘗有一字之欺試舉閩中吳門所言者而覆按之或諒其無私而偶有當也夫其無私而偶有當者則皆平日受教於先生者也受教於先生者先生固已躬自行之而世遠猶不以為贅而言之則以此心之惓惓而不能自已也伏惟慈諒而埀察焉

復王泗水先生書

洛陽漳浦相去數千里暌違函丈又將十年承吾師問以出處之略著述之詳懇至如家人父子世遠竊以庶常散秩循例退伏不敢云出處家居無事筆墨自娛藉以收其放心不敢云著述然承吾師有問不敢默默也世遠庚寅冬乞假歸養時先君衰羸日甚及期散館置之度外辛卯秋丁外艱苫塊餘生不出戶庭此三年中定吾族家規訂通行禮書後又修漳州府志俱各成書

癸巳冬服闋起復至京甲午二月有給假休致之例部胥索賂曰與我即為服闋不與我即為給假世遠雖不肖肯行賂於部胥以補官者哉不惟同館之羞抑亦素心所不肯也或又以為赴部呈明即補世遠思古人尚有得官而辭者必欲致呈求官何如安於義命治裝欲歸安溪李先生劄薦分修

御纂性理精義越乙未秋告成待安溪師回閩時先母已得末疾遂無四方之志撫軍陳清端公聘主鼇峰書

院所著學約通行各府州縣九郡之英一堂誠為盛事世遠終以侍母為心丁酉五月回家是冬又遭先母之變痛定思痛此痛終無定也憂居數載輯歷代名臣言行錄性理精要評選歷代古文雅正六朝四唐詩各一冊未敢問世聊以自証耳自惟迂陋無似不能置身通顯以慰吾師之望罪積宏多然古人云出處之際當内斷於已世遠年未四十非無用世之心但中有所不可者雖吾師亦不能勸駕也兹因莆田使者之便肅候興

居并怖鄙懐世逺再拜

與楊賔實先生書

索居七載每思都門時受

詔編纂性理之書數十日内辨晰毫芒切己體驗或商摧經濟或旁及人物開我聾瞶受益良多世逺嘗謂方今天下才賢輩出要其踐履篤實正心誠意之功如先生者未數數見也世逺自乙未冬侍安溪先生回閩明年春撫軍海康陳公聘主鼇峰書院規訓畧在鼇峰學

約中謹以奉呈丁酉春安溪先生回
朝以母老不能隨行且於出處進退之義不敢或苟送
吾師至會城隨以侍母回家其冬遽遭母變益不復與
人間事課訓子弟之餘邑人士月訂兩期延至泮宫講
學學術庸踈不過自盡吾心藉以自淑非敢云有補於
世也數載以來恭聞先生
特簡直隸監司旋開府雲南正人高位邦家之光范華
陽云小人之得用將以濟其欲也君子之得用將以行

其志也先生蘊蓄宏深正已率物官箴自肅吏畏則民安然後大興政教以厚風俗以正人心雲南何幸而得大儒開府也朱子稱王仲淹云使其得用比荀楊韓子更懇惻而有條理竊謂懇惻者仁也即易所謂元者善之長程子所謂滿腔子惻隱之心張子所謂乾父坤母民胞物與者是也有條理者本平日讀書窮理之功措則正而施則行也無懇惻則立體不宏無條理則致用不裕霸者所少者懇惻也雖有條理亦非王者之治竊

謂王霸之分止此而已管敬仲之治齊也非不民衣民食教孝教弟示義示信然孔子小之孟子卑之者以其心但以為不如是則吾國不富强而已王者則從本原之地流出以不容已之心行不容已之事盡吾性分所固有行吾職分所當為故伊尹納溝之心與敬仲治齊之心非知道者不能識也俗儒無識以性命之學為無與於事功陋矣先生懇惻條理有如仲淹而謙牧抑畏之氣抑又過之但所謂懇惻者無盡而條理者無窮事

變繁多土俗各別所謂條理者尤難之又難先生其亦不敢不以為難者乎古人有言曰大法小廉大臣能廉僅得其半非廉無以行法非法無以佐廉使一已廉靜而屬員奸貪或限於耳目之所不周或因循牽制而不能決去猶是獨善其身豈稱開府之治哉雲南越在僻小政教之行比中州內地較易吾知先生之用法以濟廉者仍本所謂懇惻條理者以施之世遠行樂觀其成

馬世遠近評選古文一部就各家文集及二十一史中

擇其論最有關係而文能佳者約二百餘篇又私纂性理精要一冊俱經定稾恨迩遠未得就正安溪師遺集文孫立侯已經彙次約二十冊廣大精微悉備無力付刻要刻亦須校訂此責仍在先生耳滇閩萬里臨風懐企不宣

與趙仁圃撫軍書

整齊風俗振起人材端在教化俗吏以此為迂大賢以為先務明公自撫閩以來察吏安民奬善懲奸之餘大

振鼇峰書院定其規條躬為誨諭朂以武侯之澹泊寧靜示以文公之近裏切己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聞風者莫不企仰況於七閩人士乎況於身被提命者乎鼇峰創自儀封張清恪公弟時受知最深凡諸房室書籍器具租税靡不悉心參理又與先君子相繼友教於斯一番心血所在凡有一人之向上一書之存散一器之堅壊皆夢寐所關邇聞此舉不覺忭躍不能自禁也夫道術關於運化經濟通於性命明公誠明所乎仁

心為質養之以正大和平之福而又不姑息以滋奸大憝之去如距斯脫聞者皆比之朱子之劾台州

聖明在上吾道有光何快如之今風土益諳僚屬敬信推此心以宏遠謨培士脈而厚民風易直子諒之所淪浹正從精明强固中得來天下第一等事業非天下第一流人物其誰擔之而誰裕之弟學植粗淺蒙

恩禁近卯入酉出十載於斯毫無報稱悚惕日增朔風有便幸加訓勉庶寡愆尤臨風懷企不宣

二希堂文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二希堂文集卷八九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周鋐

謄錄監生臣李致祥

二希堂文集卷八

禮部侍郎蔡世遠撰

與鄭魚門侍講書

在京師時朝夕過從俛有孜孜志相同道相合分袂時先生獨有所不忍於中者迥出於交情聚處之外不可不謂之知我也前歲附張次修信有江南閒卷之命心怦怦欲往以兩弟公車外出又繼以臺灣之變不如所

願嗣聞先生清望日隆公明之譽溢於近遠然世遠竊謂此不足為先生譽也我輩誦法古人安肯以文衡而作商賈之行辱名喪心自好者不為況先生道力素定哉明則比公為難然以理眞辭雅二者律之空疎者不録浮雜者不録驗其心得審其學力昭昭然若揭其衷也此亦不足為先生難者竊謂學使之官在有以振士風而變士習下車伊始行一令於令長學官曰有能敦孝弟重廉隅者以名聞并上所實行有能通經學古奇

才異能者以名聞并上所論著行之各屬揭之通衢雖所薦者未必皆賢而賢者未必薦然本之以誠心加之以詢訪擇其眞者而奬勵之或譽之於發落諸生之時或薦之督撫或表宅以優之試竣或延而面叩之從容講論以驗其所長有行檢不飭者摘其尤而重懲責之如是而士習不變者未之有也且夫士子荒經久矣勦襲撮摘以塗有司之目侮聖人之言莫此為甚今於歲科未試之先通行於各學曰書藝二篇之外不出經題

但依所限抄錄本經多不過五行少不過三行不者文雖佳歲試降等科試不録科舉至期牌示曰某經自某處起至某處止各書於卷後夫勒寫數行本經非刻也先期示之使知成誦非慢令也有能兼通者場中又牌示曰能成誦四經五經者庠生給餼禀童子青其衿如是而不自勵於經學者未之有也昔兩漢之選博士弟子員也以好文學敬長上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為稱選送之太常太常籍秀才異等者以為郎又有孝廉

一科得人最盛今縱不能薦之於朝私自褒揚亦學政之大者唐時有帖經墨義之科今亦倣此意施之使士子無荒經之患於學者大有裨益先生歲試若未暇及科試行之未晚也且小學一書為敦倫飭行之要修身齊家之本士子少小先入以養正之言虛憍鄙陋之習悉去内聖外王之學畢基於此昔嘗以此作次藝論題取士矣後又移之覆試士子多視為具文學使亦有以具文視者遂使父兄師長不以此勗其子弟小學之廢

風俗人心之憂也今莫若確遵
功令先期飭示曰童子試書文二藝次依所限起止書
小學數行不記者定行黜落如是則人爭自誦習恐後
矣夫内篇者十三經之精義也外篇者十七史之精華
也許魯齋云吾於小學敬之如神明令士子尚欲通經
學古豈以簡便精要如小學反使束之高閣乎世遠此
數載在家鄉凡課授子弟以及從遊之士皆令讀小學
講期必與經書性理參講閩士化者頗多然與其處畀

之若口大聲孰若學使之行一文不勞而嘉惠靡窮乎令之持論者皆曰外官惟縣令與學使最難供職世遠竊謂此二者為最易夫縣令者朝行一政則夕及於民興政立教無耳目不周之處無中隔之患古人所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也學使無刑名錢穀之繁惟以衡文勸學廣勵學官振飭士子為職業草偃風行比地方職守者尤易或又以為是二者皆有掣肘之患不知所謂掣肘者多由於自掣非盡人掣之也夫布衣則古稱先

自强不懈人猶稱其嚴毅清苦力行可畏況居官哉但氣不可勝事不可激當謹確完養以合乎中耳謂見掔於人吾未之聞也世逺邇來無四方志今歲撫軍呂公又禮至鼇峰日取先生所示善惡之説與諸生深切而講明之會城氣習甚重然就中亦必有超俗成材者心誠求之而已江南學使前有余林二同鄉前輩繼為同門謝君皆未嘗有一字之通獨於先生惓惓者恃惠子之知我也不宣

與總督滿公論臺灣事宜書

日者臺灣告警草竊小寇烏合鳥散山卯之形不足為喻顧承平日久沿海愚民轉相驚惶延及内地五月十五日閣下駐節厦門爵秩威望足以鎮壓全閩驚寒賊膽趣提帥施公部分速發知南澳總戎藍公忠勇檄同出征内地凶倔虚憍之輩招以從戎使逞志於海外執戈荷矢之夫東之舟中市上岸旁無一跡山無伏莽野無流言此皆由閣下懼思不懈加以度量之宏愷惻之

周恩信之著咨訪之密故能動皆中於機會古人所以
貴有重臣者此也昔者羊祜杜預部署平吳方略而王
濬收其功裴丞相度宣撫淮蔡而李愬奏其烈即以臺
灣前事言之制府姚公啟聖多方誘諭施侯琅一舉而
定之閣下望實遠追羊杜裴姚諸公而今之草寇奄奄
就盡者既與吳蔡不同又非如昔日之臺灣逋誅積寇
者等世遠於是知賊不足平也但私心所慮者恐土崩
枕藉乘勢追逐不免過於殺掠耳昔曹武惠將破江南

忽一日稱疾不視事諸將咸來問疾告之曰吾之疾非藥石可愈但願諸君誠心自誓克城之後不殺一人則疾自愈矣後果守其言虞詡戒諸子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虧所悔為朝歌長時殺賊百餘人其中何能不有寃者自此二十餘年不增一口知獲罪於天也臺灣吾故土故民但為一時脅驅所迫伏望嚴飭將士并移檄施藍二公約以入臺之日不妄殺一人則武惠之仁風復見於今永無虞詡朝歌之悔矣陳生梦林聞已招致

幕下此君性行經濟蚤有國士之稱又嘗修諸羅縣志熟悉臺中情形咨以商確必能有所裨補海峙炎蒸眠食珍重不宣

再與總督滿公書

邇聞大兵由澎湖齊發載

聖天子之威靈禀制閫之節度長驅入鹿耳門遂據安平鎮乘勝由七鯤身轉戰皆捷北路兵由西港登岸進克臺灣府賊窮蹙潰散臺地悉定閩人抵掌相慶世遠

前書所謂賊不足平者今果然矣又聞閣下先期諭飭將士凡村庄城郭有掛
大清旗號者即為順民諸色人等但有寫
大清二字帖縫衣帽者即免誅戮此自離其黨之要計也且所全活無慮數萬人世遠前書所謂曹武惠復見者又不爽矣是役也不患臺寇之未平而患山寇之竊發自閣下鎮厦門以來威靈所播事事咸服人心故能內安外寧迅速至此何也承平日久大兵所至動多需

擾民未苦賊而先苦兵閤下調發三省會討臺灣在道人不知兵既至市不改肆此其大服人心者也兵衆既多米柴菜蔬之用動以萬計若科及民間好亂之民藉以為名閤下調發有方州縣奉行惟謹此又其大服民心者也又聞諸路兵之下船也天氣炎蒸人人撫摩而噢咻之纖物必周既至澎湖又令貿易者多載菜蔬魚肉供其買用兵機神密七日而果大捷令沿海郡縣不論黄童白叟皆曰此番非總督不能成此功總督非急

至厦門不能成此功未事而券之有由然矣世遠更有
陳者夫平臺匪易而安臺實難臺灣五方雜處驕兵悍
民靡室靡家日相鬨聚風俗侈靡官斯土者不免有傳
舍之意隔膜之視所以致亂之由閣下其亦聞之熟矣
今兹一大更革文武之官必須慎選潔介嚴能者保之
如赤子理之如家事興教化以美風俗和兵民以固地
方内地遺親之民不許有司擅給過臺執照恐長其助
亂之心新墾散耕之地不必按籍編糧恐擾其樂生之

計三縣縣治不萃一處則敎養更周南北寛闊酌添將領則控馭愈密為
聖天子固海外之苞桑為我閩造無疆之厚福惟此時可行亦惟閣下能行之安集之後常懐念亂之心是區區之惓恤也不宣

復張漢瞻書

辱書稱許過當勸誨交深世遠烏足以當此哉此乃先生抱負欝積閱人閱世借世遠以發之於文耳世遠學

既不充行能無足取見人有一言一行之善每識之於心而不敢忘此鄙性之所樂也居官者行一良法施一美政則亦識之於心而不敢忘此又鄙性之所樂也貧人見富者而羨之豐衣美食以為已艷固其所耳若云滿腔皆惻隱之心又云以天下為已任則萬萬不敢也世遠曩時亦嘗用力於古文矣少年氣盛不肯自局於制舉之業妄有論著嗣後稍有知識不喜作無益之文所作者又皆粗踈平淺先生乃以光潔淳粹雄剛俊偉

當之不增人愧悪乎吾黨學問經濟必講求篤實堅確可見之施行𢧐雜之學不足貴即略見影響空言自大究竟何益世遠初知學時視天下無不可為之事邇來竊不自揆以所見者修之家而行之一族尚有所難況天下之事乎見當事有可與言者忘其固陋間有敷陳退而自悔者亦多矣知我者嘗以靜默謹退為冣猶懼其不吾變也今先生乃以范文正韓魏公相舉似雖先生與人為善之心無所不至恐擬人不於其倫適足以

增其咎戾也至世遠此行先生謂不必以格於成例為患區區之私進退綽綽向使在京聞訃而此日恬然補官為人子者之心其肯以此易彼乎且夫欲有所希冀以圖其私世遠亦不為也舟中無事率此奉復且以自白於知我者之前不宣

與林于九

前擬有粤東之行過雲霄觀西河之風規既而不果雲霄山明水秀科第人物抗衡上國邇來五十年不得一

登賢書豈山川之秀鬱而未舒抑師友之砥礪有未得其道歟足下行修名立有經師人師之望今歲授徒於兹所示以入德之方作文之要必能敦懇詳盡啟發宏多斯誠雲霄之安定也竊謂文章之要以氣脉清眞詞義精采為主顧清眞非體認儒先講解不可精采非窮經讀史不能根柢盤深而出之以雅醇此文章之秘鑰也非為科名然科名不難得也抑吾聞凡為師者非徒教人以文也必使之篤倫理嚴義利馴致為有用之儒

孟子所謂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是也今之為師者多不務此講章句課八股而已風俗之所以不古若者以此然必欲人人執而教之甚難莫若講小學數條敦切開示又令午後書古人嘉言善行各一條粘之壁端不書者有罰重出者有罰不拘何書但據所見或取心得大能裨益性情次亦可資記誦先入之言閒之既熟則行誼敦而風俗可轉習俗移人初猶目以為迂行之既久則非笑者翻自非笑矣凡作一事必須劈頭斬截

不然直是泛泛悠悠無一下手處也石民大兄止有一孫今又喪矣數窮如此奈何

與李巨來同年

拙稾承改正評示倒稟傾困非知愛之深負大見識大手筆者不肯亦不能也尊稾髙闊雄博飽讀十日强分為三間附末見以正髙明諸儒語録奉繳細閲尊評極有卓識然尊陸子可也尊陸子而詞氣之間不免過激因而不足於朱子似可不必吾兄以人之議陸子為非

則人不以吾兄之不足於朱子為非乎凡講學不在辨別異同貴能自得師知得一事便行一事弟生平不敢言學然總以力行為貴徒講解剖判皆膚詞也適館想已多時規模氣概安能降格但抑畏之心不可不時存言論尤貴三緘於不知不覺中防之又防耳

與黃貞吉

三載相違屢我寤思近於親友談論時常稱姪倩至孝至友上成父母之慈名中善事其兄下撫庶弟篤摯愉

婉雖古王覽莫能遠過姪女亦被刑于之化善體夫志又聞昔歲執太翁之喪小祥以内俱卧棺側去年丁太夫人艱亦然哀毁至性内則心摧外則合禮此眞近今所難可以風示天下不佞私自歎佩念禮部有表揚風化之責謹擬扁額孝友端化四字前後用銜款服闋時掛之願勿讓也更取小學近思録大學衍義及我閩公訂家禮輯要一書切已體驗務使一言一行不染於俗有立於世不宣

答李立侯

性理精義附至甚喜隨令書院同人抄寫以為講解之資來敎云論人物當先學問而後經濟論讀書當先六經而後子史世遠年二十以前心粗氣浮嗣後讀宋儒之書知學問本原非此不可務須從此體察本深末茂非徒藉一時意氣之激發也至於有一二全不看史書者每規之亦謂其既知研極宋儒蘊奥因而遍覽古今考鏡得失必能大有補於推行處自餘指相規切者皆

反此至平日所規箴足下者大都以英氣過勝必以從容涵養為主此遭所論則又以不要畏避為言天下除是作一庸人則悠悠過日若有所抱負設施自不能如意順適況處家鄉尤難之又難正不必以來教所云謗議為患但藉此以收斂畏懼更見長益耳嘗讀昌黎詩云磨礱去圭角浸潤著光精六七年來嘗奉以為座右之銘願以移贈亦同病相規之意也歷代名臣言行録未知編就否學約乞速改正莊元仲回家束裝不日當

來湖山不宣

與黃唐堂學使

燕臺領益未暢所云每念孤鴻天外獨鶴雲中未嘗不矯首德輝係念山亭也邇來學政振飭壺冰之操不足為賢者重獨難得此風雅之宗一段苦心眞氣纏綿淪浹於七建人士之心腹腎腸今雖陵阿舊澤海嶠黃童人人有學古之思身有之故言之親切心誌之故歷久弗衰此固非刻鵠好龍者所能襲取也貴好友顧君小

厓同侍

禁庭朝夕說項謦欬益親茲因其阿咸南歸肅此奉詢

道履弟固非妄歎者不宣

寄朱高安相國

數載相聚誼兼師友情如骨肉曩聞太夫人之訃感愴

傷悼實非一端既又念孝經之所謂顯親揚名者閣下

已無餘憾加以八十餘歲之壽毋六十餘歲之孝子更

可無憾矣伏惟節哀順變養身以全孝即以全忠道非

有二也太夫人墓表承命為之愧歉殊甚中有參錯及鄙謭處即為改正父母前稱名自唐宋表誌以來未之有改故不敢從俗稱名之後或稱字稱官韓歐已有為之故不敢拘古知禮者定之

答鼇峰書院諸生

頃接諸同人手書意緒懸懸即欲奮飛以造三山奈家母所患尚未平復若欲遽離左右寸心憧憧不能自遣伏念同堂聚處將及一年不佞既無道德又無文章顧

所日相諄切者大抵以立志為始以孝弟為基以讀書體察躬行克已為要至於講論經書性理及所改竄時文鄙誠硜硜諄復不厭吾黨有相信從者即不必朝夕相親亦可以自勵矣不佞所望者非徒得巍科膺顯秩而已也凡我同人亦望其希賢聖飭廉隅循循不息以振道南之緒而已此言非迂也以此言為迂者皆無志廓碌之尤諒吾同學無或出此至於時文乃拜獻先資秋闈在即尤宜體玩不但無負當道養育之深心亦已

之出身得以不負所學處大抵以清眞雅醇為主起講不欲其多而犯實也起比不欲其長而寛懈也㸃次欲其簡老而明白也實疏欲寫其心得而言有物也收結用整欲其精嚴也用散則欲其古宕也至於後場主司所以覘人學識平日讀古所得異日施行正見於此務須竭一日夜之力不可以苟簡速出為主不佞雖在漳浦此心無一刻不在鰲峰同堂所深信諒者倘邀天之眷家毋忽爾平復七月抄尚欲倍道而來以覩觀光之

樂且再敦勉暢敘何快如之已具賤函達之中丞公附此奉復不宣

寄寧化五峰諸生

貴業師貫一相聚都門屢稱諸賢志道之心甚銳深為喜慰是日重陽正當休沐持諸賢請業之書相示不佞見之喜而不寐也年富力强何事不可為只直捷要學聖人夫求為博雅則限於資榮顯富厚則限於命惟直捷要學聖人可以操之自我眼前立大志向定大規模

隨所讀之書身體心驗隨所行之事遷善改過開其學識使益宏裕養其德器使益堅定焉斯已矣葢之來書謂澄本清源惟在義利一闗此最得之義即天理利即人欲當認得透徹斷得斬截如寫書來京所言學業有一毫不本中心發出或拾前人成語要使見者稱為有志此便是浮外為人之心即利心也思大來書稱近日體認吾未見剛者一章與整齊嚴肅四字覺更緊切甚是朱子謂徒得一二謹厚之人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

故聖人止思得一剛者葢氣質剛勇始足任道但戒浮氣矜氣耳眼前非必便能事事合中尚須細加涵養然軟靡無氣骨人必不能有為也程子論學之功莫要於主敬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然此際加功最難過於矜持則苦而難久稍寬緩又便怠弛惟立志既堅躬行又力用謝氏心常惺惺之法常自提撕斂束自然坐立不至放佚心體不至昏怠以此窮理心極清明以此克已

氣極勇決更日加涵養自然德成而學就所謂徹始徹終工夫也又謂時文恐荒正業欲暫去之夫時文亦代聖賢以立言者只要心得而寫以時文之體勢耳心有實得則文字自有精采科名在其中矣程子謂科舉不患妨功惟患奪志此言盡之至文公家禮最切日用未有學道之人而不行禮者此時得行即行不可有待也且化民成俗莫大於此思源嚮道自比北溪却誰當得朱子惟取朱子北溪之書體究實踐不遺餘力則亦朱

子北溪矣況家有賢父兄庭訓之下益加刻厲使父子繼美與宋代胡文定蔡西山二家比隆是所深望也與之來書謂取誠意章黙會愈覺警切比欺慊之介體察入細則毛髮竦然願更策勵居業録體勘極有益敬齋只一布衣唯能立志居敬苦學程朱故能廟祀百世觀其辨别何等精嚴用功何等堅苦身有與浮慕者不但鬼神不可欺天下後世更不可欺也學山謂朱子全書閎畢欲讀近思録全書中有無限道理體用俱備近思

錄則領要存焉總在讀時句句切已行事時刻刻對照耳昔在宋代吾閩名儒甲天下多在延建今日臨汀風土人情最近古貴業師倡之於前諸賢互相講勵如上灘之船不上不止則道南之盛復見於今矣不得面暢屬望之深忘其鄙謭然皆肝膈之要不宜

與雷貫一

兩載都門相晨夕也以令祖母年高急於趨省不敢欵留歸後怱怱如有所失不佞有疑莫折兒輩不得聆誨

言能無繫念不侅自數年來曾友天下士要如賢友之純心篤志以第一等人為可學而至講明踐履不少懈者有幾人哉學者患於無志有志矣又苦不能篤實篤實矣又苦不能曉事以陳北溪之賢受業漳州與聞至道越十年往見朱子於竹林精舍猶謂其尚少下學之功勉之曰當學曾子之所謂貫勿遽求曾子之所謂一當學顔子之博約勿遽求顔子之卓爾北溪自此精進有加益篤實之難也以司馬温公之學識一代寧有幾

人明道猶謂君實不曉事使明道得大用於世其明通公溥比之温公自是不侔然温公尚未足當曉事之稱由是言之學之進境豈有涯哉賢友年方三十有三朝之巨公見者無不崇奬庶所謂篤實而曉事者然以北溪司馬二公律之有不爽然若失乎又何加焉仍在精義集義二者交勗而不息焉耳五峰諸生得承指授英特不羣皆任道之器也然今之士子囿於科舉牿於習尚久矣鄉人知所不屑矣必勉之使為天下所不可少

之人匪徒為天下所不可少之人又當為一代所不可少之人匪徒為一代所不可少之人又當為千百代所不可少之人志銳守堅揖其所甚利而追其所必至自然日進於高明臻於光大夫鼓其趨而指其程途師友之事也餘則在學者之自勉而已有已未克誰則知之半途而廢誰能禁之不佞望之深幸為我勗勵之不佞粗疎寡陋然此心實未嘗一刻少懈賢友嘗勗我以靜時加功靡日不體斯言庶後日相見時稍進故吾也不

宣

答王槐青太守

辱書知賢友刻苦勵志上下咸有聲稱雖曰若節不可貞然歷觀古今名人志士未有舍澹泊寧靜而可以致遠者況賢友甫成進士即膺太守新命倍加惕勉亦所以去咎戾嚴始志之一端也太守之職雖不若州縣親民朝行而夕及然所治者廣大都以察屬安民為最要屬令有貪惏苛刻者則劾之有庸

昏怠玩者則劾之所屬有蠹胥悍役訟棍及大奸慝則鋤而去之至於事故錯誤則原之有心實無他而才能可用者則愛惜保護之非徒為愛才起見實為百姓植福也為政一年民信之條益加蚤作夜思以一團精意與萬物相終始嘉績所孚寧有既乎古之化民成俗者必以教化為急務每覩自昔名賢所涖流風猶堪數世賢友學有本原者也興德教明禮法擇秀者於學數親至與之講論自紳士以至里民有敦門内行者或禮請

以明敬式表宅以示優人材輩出風俗醇厚恒必由之此皆俗吏所指為迂遠闊踈者然所望於賢友正在此而不在彼也家禮輯要一書乃不佞與敝鄉紳士合訂通行者質之有道而後付梓秉禮者試閲之或亦可推以為楚俗之一助乎

壬子九月寄示長兒

汝扶汝母柩至家必丙辰公車始得侍吾左右當時時哀痛刻勵勿使吾憂汝無成且憂咎戾日滋所示粘壁

間朝夕警省

汝當時思汝母病篤兩月餘常呼汝不得一見汝至京汝母汝弟汝妹不知何往時念及此嗜欲懶怠之念自消刻勵顯揚之志益篤矣

汝見人不可言笑自若高子臯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勗之

居喪不但酒食之宴不可與即家居酒肉亦須戒汝仲弟在京至今尚不近酒肉而外寢也有生客至酒只三

巡已執杯而不近唇切不可如平時畱客也

居喪遇親朋嫁娶吉事汝但寫吾名帖往賀不可親往喪葬事則酌行之

平日無事不出門即往來族友間亦白衣冠家禮輯要所載吾閩已通行汝毫髮不可越我以文公家禮倡吾閩三十年而教不行於子不大可羞乎

在家事叔父當如父事兩叔母如母凡事如已事不可推諉凡藉端避嫌者皆孝友之心不摯也我在家時由

親及疎應為謀者必悉心力人亦相諒汝所見也
從父弟視之如胞不時誨訓或飯後或晚聚皆當有嚴
憚敦切之意勿使墜於閒談不義浮薄成性好美衣食
為念第一是使之知重倫輕利使一生之根基牢固又
須刻刻告以讀書當切已身體以所言為法戒不是只
教汝為文章也家中内外之防最宜嚴即大石灣潭二
處尤當時時照察如捧飯菜男女授受限以閾男僕不
可適便自入厨房捧置宜守此

我之從兄嫂寡居二人從弟婦寡居一人各有一女皆及笄我此間無力可分助汝在家治喪欠負未清亦甚艱然不可不勉力助之將適人時或先期字來或自行措助成我志也平居則米鹽相分以澹泊有月給米石者無失

家中須節用為先每日食用須有限制輕用不節其害百端又切不可鄙嗇為心凡義所應用不可有一毫吝心也自家用度即紙筆油鹽以至微物皆宜愛惜宜用

處則不然若只以求田問舍為心人品最下恥惡衣惡食志趨卑陋之甚者推之凡事皆要虛體面以誇流俗此最壞品立心行事讀書作文不如人實可恥也

待僕從不可刻薄然不可不嚴有玩法者立刻處置錢財不清亦即酌其輕重而處之

讀書最要限程讀經史性理隨力自限總是每看必返已自考古文亦隨力讀時文以應試晚間以餘力及之

我與汝兩叔父俱不在家汝年少毫不曉事只是閉戶讀書誨爾子弟不可一毫與外事但族中事有宜與知者亦勿推諉我原立有家規隨家長贊成之凡事須至誠至公至謙和處之自無咎戾亦無過分處我在家時鄉鄰三百餘家西湖本族皆勸禁賭博二十餘年已成風俗汝力不能本族當與家長申明之鄉鄰則日與鄉耆里正同勸戒自然依我前約也

凡行事揆之情理裁之以義切不可為人所愚宵小之

輩動以利不聽則脅以名欺誑於初後則云不可中止須自主張不拘何人守義要切父命當遵

待人須要從厚人待我不循理我以薄施之是我無以異於彼也只循我分盡我心

今日接汝桐鄉李父來字云汝凡事好自以為通曉其實一毫不識蓋家中被人欺誑順奉故也當牢記痛改

與人言語切不可有爭氣我見汝在京與人言説常有爭氣此損福損德之一端須戒

晚間方點燈時先生為小子說小學數條汝與從叔父諸羣從同在坐要義各為提撕小子傳集不可缺一將來子弟重倫輕利不染習尚庶可不墜家風且或可成人物

凡事只可罷巳不可尤人薛文清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是守身常法不可不三思

吾家子弟最宜常勗以立大規模具大識見不可沾沾焉貪目前安畀近朱子云天下事壞於懶與私最切今

之弊懶則不肯勤勵學殖荒而志氣亦墜私則自至親間尚分畛域有私心尚望其有䆁識有所建立哉村俗秀才株守時文一冊止望得第夢夢一生與時循環全不計及異日設施若何結局若何者此鄙陋之尤最所當戒即學古而止以為作文章用講學而不能躬行亦甚可恥也我老矣諸子弟有能副吾望者此心何日忘之

二希堂文集卷八